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卷四

宋 杜範 撰

七言絶句

和六十叔二絶

夕陽有意為人留斜映寒江著小舟遠目遥岑無限意不須蕭瑟賦悲秋

半窻斜日帶東籬桂子團團已滿枝朝露晚風并夜月細看一一是君詩

辛未白鷺一絶

故園蒼莽淡煙霏白鷺翩然下小池豈我機心猶未盡躊躕四顧復驚飛

次韻十一叔芍藥五絶

白白朱朱掃地殘尚餘紅芍帶春妍娉婷自笑成孤語困倚芳叢背日眠

簇簇妖紅裛露鮮春工爛漫乞君看心期點檢都無可幸有花盟獨未寒

心事摧殘厭世喧眼前能復問媸妍故園春色還依舊此日看花意不然

手把春花已後春錦容入眼更成新凭欄落日渾無𧙕倍覺君詩信有神

寒暑回還日日新數枝留得幾多春君能彈壓憑佳句一段清襟亦可人

次韻草堂二首

月蕩秋光滴翠空英英寒色萬山同一年奇事惟今夕

顧我萎然卧病中

中秋有約醉南湖料此清光已不孤枕上不堪良夜永起來猶强作伊吾

壬申九月初十歸自邑中兩絶

雁宿沙頭水月明無端驚起兩三聲孤飛縹緲知何處影落寒江浪已平

風清露肅片雲閑耿耿寒光沐萬山滿目瓊樓高著脚豈知身復在人間

清貞褚道士攜羅丈唱和訪余求詩予非能詩者辭不獲力拙次韻能不以狂斐疵我否

蕖北奇才萬馬空驚人佳句墨深濃春風桃李人應識要看寒溪澗底松有和道士韻者云乾坤造物元無物花鳥逢春不識春

戲十九兄二首

風流公子醉陽臺歸路猶傳笑語諧玉腕雙扶爭嫵媚不知失足在蒼崖

君曾夷視北山巔險阻誰知在眼前亟欲問君無恙否

小春催到探梅天

飛雪未已可謂佳瑞約判簿判務二丈同登尊經閣

萬頃瓊瑤爛不收從今便合慶來年與君莫負登臨約不是偷閑作浪遊

次沈節推韻

春工剪水巧先呈不夜寒光滿地瓊獨撚冰鬚搜雪句此時誰解與同盟

又得一絶句

白句方從萬玉妃安排紅袖點春暉一寒自笑無氊容

三酌匆匆早賦歸

和汪子淵桂花一絶

姮娥剪綵壓羣芳一夜秋風入酒囊薰徹醉魂清入骨

敢言天下更無香

和趙山甫海棠

春風得意酌霞觴翠袖寧禁白露霜欲向月宮收賸馥

曉窻强理背時粧時海棠與桂花同開折以同賞

次沈節推送春韻二首

佳人憔悴怯春衣日暮樓高酒力微流水落花無限恨一聲杜宇又催歸

一年春事逐飛蓬燕語千愁訴未通水竹誰家深院落捲簾準擬納薫風

七月二十七日午到釣灘登其臺丙子歲予自三衢回與同官數人過此嘗書歲月壁間今尋

之無有矣尚記曩者登臺時風雨凄寒石磴危滑躡屐而上不以為難今踏晴扶杖不數十步即足懦心悸目眩耳聵登而恐不至也下而恐不及也卧舟中久之氣始定丙子距今才七年筋力衰遽如此更七年不知視今又如何也偶成二絶

高人作計亦迂哉千尺崔嵬著釣臺握手故人留不住有魚那肯上鈎來

憶昔斯堂醉晩風壁間歳月已無蹤誰知千古留名字只在當年把釣中

偶成

喜脱京塵理棹行歸心佇立望危檣得風甚飽秋帆腹頃刻回頭失富陽

宿興善寺成小絶

廢寺翛然殿宇空早寒催雪撼山風急投小舍成孤坐撥盡爐灰那處紅

用韻作懽喜語

冰雪凝寒萬木空我今正欲轉春風東郊已作安排計

會看枝頭萬點紅

劉上舍攜酒有詩和其韻二首正月初九日

數過流年轉矚中宦塵休更問窮通新詩喚我塵埃夢

孤驛清澄一笑同

匆匆歲事又更新一氣初回萬木春獨有江梅殊未覺

凜然冰雪照詩人

高兄徐倉高弟和劉會之兩絶見寄再韻謝之

我輩周旋實地中此身窮處此心通荷君一見如平素迹未相親味已同

袖手閑居德日新静安增伴四時春君方入室慰此老肯作浮陽愧古人來詩有比似澹臺之句

康秋惠詩和其韻二首

春入桃園日正遲懷人何以慰朝飢自憐官事冥煩日却是詩人得句時

觀梅詩興愧何郎塵鞅埋頭歲月長力薄何能堪重負
托身猶喜鄭公鄉

晚坐偶成一絶

日隱西山月色微林端水際淡煙霏遥岑横碧在何許
誰念行人未得歸

劉上舍以詩送牡丹併酒和之二首

春愁風雨不禁寒紅盡枝頭緑已團誰遣佳人伴岑寂
初酣卯酒臉勻丹

紛紛萬卉委泥沙獨殿春風自一家珍重白衣相問勞

醉吟佳句醉看花

偶題

雪外亂山才約畧雨中平野更淒迷有人支枕蓬窓底

卧看羣牛渡野溪

和陽秀才惠詩七絶

半菽生涯志九霄詩篇妙處壓劉曹杂頤鐘鼎人都錯

自有靈龜價最高

夜光那肯暗投人至寶何須借所因袖有明珠來遺我
荷君此意重千鈞
區區敢計一身存剝盡皮毛尚有根有客款門歌慷慨
清風為我濯塵褌
百年墜典一朝行疾痛誰知赤子情勞瘁何曾沾小惠
追呼蚤已困苛征
載籍重脩舊額存從今便可養尫腪只愁均賦無良法
巨室逃楊復放豚

事已垂成慮正長民風安得反醇龐交征上下方旁午何以為謀淑此邦

三載塵埃積寸心空齋暗鎖一牀琴忽聞宮徵相勾引聊整薇絃發舊音

問淵明菊

世以淵明名爾菊却來紫陌換青銅東籬采采知何處豈不包羞負此翁

代菊對

未有淵明先有我何人喚我作淵明東籬究在南山下誰向秋風管落英

曹娥

舉世貪生不足評捨生取義亦難明娥知有父不知死當日何心較重輕

偶成

短篷支枕看青山山意閑如人意閑飛過白鷗何處宿宿時莫向急邊灘

處靜得梅枝為贈以新詩將之漫次韻以謝

花與詩人自目成荷君持贈半寒燈悄然清夢江村裏忘却官身在究陵

何君智父之堂名以雲岫袁蒙齋記之智父以示余漫成絶句

谷裏深藏豈自珍須臾觸石上天津悠然一片心何在說道無心却誤人

枕上偶成三首

一春霽色養花天近夏鞭霆雨沛然説與農人勤貯水行看緑霧漲平田

春動邊聲虜計狂淮流據斷架浮梁雨師怒烈風雲陣定報驚奔下射陽

老夫屢與死為鄰急報家人早入京正慮舟行流未滑枕前快聽瀉簷聲

和楊凡二絶

詩人過我辱高軒坐覺塵埃不敢干三寸古今談不了

明珠落落走金盤

三年嘗盡萬間關力怯强弓寸寸彎何日變成閑世界

與君夜月對湖山

偶詠玉簪花

葉帶春姿如潑潑花多秋色似凝酥恍疑鷺立清波上

只欠漁舟湊畫圖

和會之二絶

飣餖芻釀挹仙霞味到詩情分外佳應把梅花望彭澤

不辭漉酒污巾紗

愛景探春意已生新詩新釀一時成遥知獨酌微吟處霜月應多别處明

劉百十六兄送梅花大卿新酒以詩將和其韻四首

塵鬢三年繡水湄詩懷久矣負良時門前喜鵲來相報知有騷人委色絲

寒冰為骨玉為精籬落横斜數點清不見孤山浮動處

嶺頭折贈若為情

暖日浮光深水湄魚方掉尾煦晴時巨鱗如掌勤分餉

興入扁舟動釣絲

新蒻盎盎瀉瓊晶照我襟懷徹底清多謝白衣相問勞

舉杯無語不勝情

贈以酒寄詩

茅茨底下坐寒氊應是孤吟舌本乾急遣麴生相問訊

滿澆磊硊潤毫端

和高吉父六絶

端為稽田賦未均一時板籍盡更新三年敢作賢勞歎政恐才疎負邑人

麥隴吹風餅餌香桑畦映日繭絲光晚春好誦歸田賦問汝胡為兩鬢霜

飲啄於人似有緣又將塵面對瞿曇儒冠未必非相誤時聽鐘聲靜夜叅

平生習懶怕逢迎相望何時可合并妙語貫珠分在手

山齋快讀晚風輕

工部文章裕後昆橋齋遺稿炯然存偶拈同谷悲歌句

又把愁腸攪一番稿中有和老杜同谷七歌其詞悲怨

世事紛紛起笑端五雲深處最高寒與君便好尋前約

齋月難同俗眼看

途中二絶

一點天根動處微已令萬物受春熙欲知消長從來意

便是人心善惡機

脚踏京塵動數旬歸途又復見書雲羣陰已放陽來復

看取新年别有春

和韓戢山見贈絶句

世網纏身未得歸但勞清夢到林扉高人誤作班行看

只是山中一布衣

秋遊雁蕩道中

遥睇前峯已出奇從今便合辦新詩山靈似是知予意

擁翠來迎步步移

石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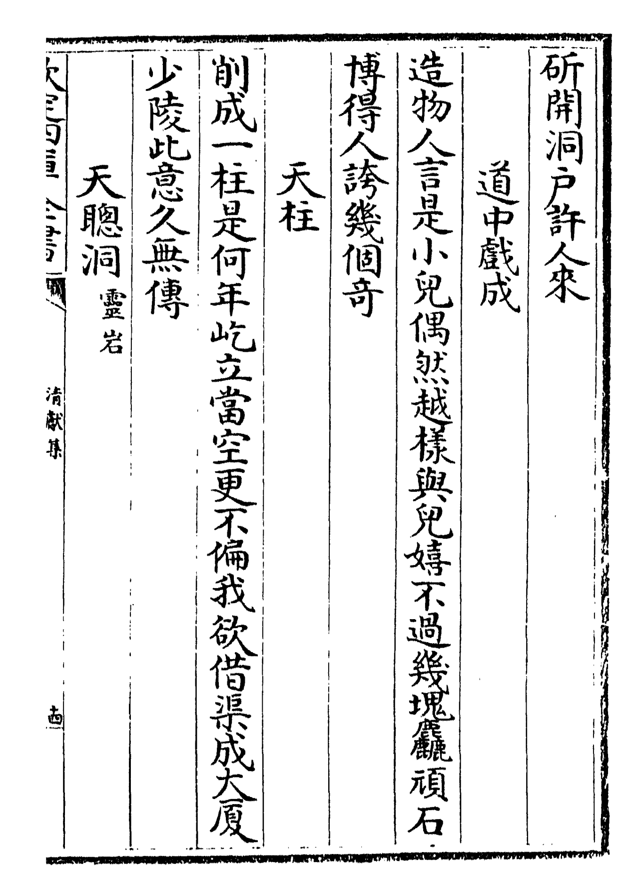
它山不數碎如拳有此撑空萬古寒好個山中廓廟具游人浪作石梁看

照膽潭

布襪青鞋得遠尋四邊卧石護清深從他照破千人膽容我論交一片心

羅漢洞 靈峯

攢空巨石太崔嵬踴躍山巔亦壯哉誰把斧斤揮直下



斫開洞户許人來

道中戲成

造物人言是小兒偶然越樣與兒嬉不過幾塊麤頑石
博得人誇幾個奇

天柱

削成一柱是何年屹立當空更不偏我欲借渠成大廈
少陵此意久無傳

天聰洞 靈岩

脚力窮時眼力通層梯倚石上天聰世間無限惟頑石獨此中間透外空

小龍湫

水脉憑高天外來半空散得萬飛埃老龍卧處知何在喚作靈湫亦漫猜

大龍湫

半世名聞始見之洞心無語立多時選洞心駭目 經行處處皆奇絶此比諸峯更絶奇

攜酒落成倅廳綺霞閣口號代簡

綺霞風月一番新賸把餘光燭近隣聞道落成開宴席也容老子挹芳塵

和陽字韻

又還秋色到萸觴檢點東籬次第黄碧水連天無限思欄杆無奈帶斜陽

寄題蘆洲

幽人作計築幽居傍水為亭手植蘆何愛世間閑草木

只緣胷次有江湖

拾遺

相傳有富室公至其家嘗厚欵一日訪公遇午留食葱羹麥飯怒而去公貽此詩終身愧不敢見

葱療丹田麥療饑葱羹麥飯兩相宜請君試上城頭望多少人家午未炊

清獻集卷四

清獻集卷五

宋 杜範 撰

奏劄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端平二年秋

臣草茅書生竊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遭逢聖朝聿新庶政一介滯遺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正小臣竭忱報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上九曰休否大人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剥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剥而復也至於上卑巽下茍止則為蠱蠱者弊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繇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弊之所以然後甲以慮其弊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治立矣夫窮而必變者

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為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剝而欲復大壞極弊而為蠱之時耶三四十年權姦擅國百蠹交潰自陛下親攬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頸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兩年于此矣而紀綱之蕩廢者未脩政事之苟翫者未飭風俗之頹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楮輕物貴國匱民貧軍伍干紀而遠邇效尤邊備單虛而中外凜凜弊端糾結有不可爬

梳之勢壞證捷出有不可援持之擾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為張皇以慮患為過計以振職為生事以持正為好名天下大勢如寄扁舟於驚濤駭浪之上維楫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葢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勤也朝廷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教條易新風聲難新觀聽易新心術難以一時之教條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

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異飾屋之陋以丹雘丹雘雖新而屋猶故也飾人之羸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蠱何由而治而否泰剥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於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源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圖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遠私則偏狹而滯暗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惡異好同而利害莫察公

則剛毅有執而果於徒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於兩可公則確意倚實以圖事功私則茍焉狥名以為觀美公則隨其所施而人情允協私則一有所為而異議並興公之與私益世道理亂之所由分也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潰而為百孔千瘡有不可勝救者攷論其故雖不止一端推究其源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為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而痛加滌濯使私意淨盡公道大明則變而

通之本無難者不然病根未除而隨證用藥藥雖屢更何補於病臣兩年間所覩聞者雖未必盡然而愚臣不敢有隱試為陛下一僭陳之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為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怨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昵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之意未孚紙

尾押勑事不與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决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親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虚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居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循默而充位處彌綸省闥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風采之日鑠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吏奸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未彌守令無撫

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邊陲之寄者視軍資之喪而不
以實上聞夸稱提之能者飾楮券之直而惟以虛取譽
上下相蒙類皆欺罔至於事之相關者則挾諼詐以啟
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妒以謀沮害朝廷方恃以為
屏蔽而彼乃自為仇讎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
文自營為入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為進取之能以辭難
避事為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
於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為致弊之根

源而枝葉之蔓延末流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
朝令而夕變屢行而輒止無益於更新之政而徒以失
信於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以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
且革之嚮也以具文致弊而今也以具文革之嚮也以
因循致弊而今也以因循革之嚮也以欺誕致弊而今
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為是以上輕
於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於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

於上人事乖於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己寡慾側身脩行不以富貴為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為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一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一毫繫累之偏廣聰聽以防壅蔽採衆論以定是非厲篤實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立大信毋狗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洗此心以主公道正此身以行

公道脩明此紀綱政事以大布公道方今爰立並相揆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機也若拘攣退沮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矣矧國家多事内阻外訌鎮定綏輯惟在輔相既同心於忠愛亦何分於事權宜相與協力併智掃除宿弊廓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議論脩廢補弊以公利害扶顛持危毋有纎芥之嫌以來讒人交鬭之口毋為形迹之避以壅中書積壓之務此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

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宰相事也今乃下行有司之事而尤侵銓曹之官州縣之美職京局之猥任悉歸於堂除又有堂除撥下者亦占為堂差此姦臣招權之術市恩之門聚利之塗因仍不改以致今日濆亂朝綱滋長吏蠹莫甚於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者縱未能遠跡前憲亦宜近攷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率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息奔競之風塞僥倖之路而宅

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舉用賢俊以起治功此尤今日之所當先者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聲以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回天下嚮方之心其他蠹弊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循偏見毋急近功必深思夫先甲後甲之義圖其始必究其終規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蠱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剥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益以人之一心萬事主宰故欲闡先賢之格言大訓以切劘陛下之心術為建事立業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業雖施之於用未覩厥成此當責之於用功未實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為清談無益實用而欲委而棄之也竊聞近有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為

於天下萬無是理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薄儒學之意而奸駔嗜利之徒偷為一切以攫取陛下之富貴者乘間而售則人心失而國本摇天下事去矣此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亦崇儒學以其講明見之力行毋徒資誦説以事美觀而卒墮或者清談之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至可憂者有三邊備之虛也國計之乏也民生之困也臣日夜憂念輙有一得之愚敢僭言之一曰核守禦之實臣得之傳聞敵人聚兵河南其意叵測分道並進虛聲已馳逆全餘黨必為嚮導北來新附動皆寇讎萬一邊面有驚淮東為急敗軍之將已難語勇剏私隙方開孰禦外患一無足恃可為寒心雖邊廷斥候事未必實為國深慮理宜預防今上下晏然如平時豈非猶幸和議之可恃臣聞王檝尚留浮光收

買南貨輜重甚多差撥人夫以數千計則是商販嗜利之徒必非敵人通和之使疲弊中國取笑四夷莫此為甚猶為可和豈不誤哉臣愚謂宜亟遣朝廷重臣視師江淮自擇其諳知形勢曉暢軍事者以為之屬至其近地檄召二帥諭以廉藺賈寇之事而責其戮力王室之功然後訪其所以為今日守禦之計險要尚虛何以備之營屯尚闕何以補之糗糧未足何以儲之民兵未精何以練之將校之不可用者何以易之城池之不可守

者何以繕之新附之不可保者何以處之使之條陳其措置之宜與夫見行經畫之事毋循前弊以為欺罔仍遣其屬親行廵視體量利害以參攷其說相與講求實備而亟施行焉庶為邊守者知所任責而邊備有足恃矣二曰專物賦之司今大農雖曰總天下財賦然分於四總者大農不得而察貯於南庫者大農不得而知藏於內庫者大農不得而與事權無所統攝而蠧弊必倚仗其間矧楮券天下已厭其多而朝廷常患其少謾曰

稱提率皆嘗試苛令四出尋即寢罷上下相視束手無策惟有節用住造而擇其無害於百姓者多方以收之遲以歲月必有成效然亦非一有司所能為也臣愚欲做祖宗時三司使專設一官以執政領之使周知天下錢穀出入有餘不足之數設其屬籍而會之覈其失陷稽其蠹弊一歲之所入必足以供一歲之所出不足則講求節用事宜痛加裁減條具奏上而施行之至南庫内庫亦使司存者月具見存之數而闗聞焉以為均節

用之備夫内庫之設本以備緩急之需非以資浮泛之費有司雖不可得而會而一人亦不得而私也陛下視宫府為一體而使執政任財計於一身庶彼此無贏耗之異同而帑藏省積習之蠹弊其於楮劵亦可以通融而扶掖之矣三曰嚴按察之職夫一郡之官郡守察之一路之官監司察之監司之職於按察為尤重今為監司者大抵以獄訟簿書朞會為急務而於一路官吏之賢否漫然不加之意其舉也以應人情或不識其人而

强加刻畫其刺也多狥私意或不得其實而誣以貪贓是以外臺之風采不振而循吏之治效蔑聞臣願陛下諭大臣精擇監司恪脩厥職舉吏必言其可舉之實事毋徒為褒稱之虚語劾吏必條其可劾之實迹毋過為詆毀之浮詞其有罪在貪暴害及百姓必追勘得實具奏朝廷重加鐫斥甚者籍而竄之仍令使部籍記歲終則考監司所舉所劾以為殿最其有奉行稱職所部生風及有舉刺不當或一歲有舉無刺者則以名聞而加

賞罰焉且親民之官縣令為切其貪暴害民者監司郡守不知是失職也知而不以聞是庇奸也宜令臺臣併劾之重者罷黜輕者鐫降庶為按察之官者知所任責而民氣甦矣此三者皆關於天下之大政陛下如以為可行願與二三大臣詸究而速行之庶邊備之虛者可以漸實國計之乏者可以漸贏民生之困者可以漸安矣取進止

貼黃

臣曩為安吉獄官見本州獄按已成上之朝廷至有二三年不下者干連拘繫多以瘐死心甚念之意謂棘寺刑部稽滯以至此也昨為大理司直方知刑部下其案於棘寺大小皆有限日縱有駁難往復亦有期程嘗詢問其故葢大囚之獄謂之死按欲其緩死奏上輙留有司不敢請遂致稽滯是知緩死之為仁而不知無辜被繫遷延歲月至於瘐死之為不仁甚也臣聞臺察有六刑居其一民命所繫其事匪輕臣

愚謂凡州郡以獄按來上宜併以申御史臺及至刑部下之棘寺寺定刑申部部申省省以奏入皆具月日闕聞焉或是有司稽限令其覺察或是留中許其具奏庶刑獄不至淹滞而平民免於拘繫其於仁政亦非小補併乞睿照

入臺奏劄

右臣一介迂疎誤蒙聖恩拔從庶僚寘之臺察自維力綿責重兩具控辭天聽弗回黽勉拜命既在言職其敢

顧私畏縮以負陛下親擢之意抑區區有當先陳者臣竊見曩者權姦擅國所用臺諫皆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為臺諫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日之間烝烝然有向治之意然舊習猶未盡去意向猶未昭白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正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

除目汰去未幾而反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頓揚者日以鑠而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弊國論未定治功不立職此之由今陛下一旦更易數臣以任風憲之責更欲一新臺綱以仰副勵精之意若欲其迎合時好循默備位是自壞其紀綱自塗其耳目聖明圖治夫豈其然亦非愚臣事陛下之職分也臣望陛下斷自聖意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以申敢言之氣以折姦回之萌臣當誓竭愚忠以上報君父儻舊習未除是

非不別白則言者雖多小人無所畏忌黠者雖衆天下不知所懲雖數易臺臣何補於治惟陛下裁之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國論主威人才劄子 臺中上端平三年春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大患有三敵國之憑陵財用之匱之不與焉夫二者關於天下之安危存亡其大患宜莫急於此而臣獨以為不與者固非敢為是迂緩不切之論以罔陛下葢本强則末應綱舉則目張否則飭精彩

於衰殘飽口腹於肌肉非惟無益祇以賈害所謂三大
患者國論之未定也主威之未振也人才之未作也臣
請為陛下條陳之國論者所以一意向方今敵兵彊勁
蹂躪荆蜀震驚江淮襄陽重鎮而道梗援絶江陵孤壘
而力困事危隨棗德安蛇豕薦食光黄又告急矣而議
者慮兵財之不支則主於和憂豺狼之難厭則主於戰
廟堂籌邊未有一定之見督視閫閫未有一定之規因
循歲月苟且施行精神何由折衝將士何由用命不特

此也至於進君子矣已有賢者無益之疑退小人矣復懷狙詐可使之意使君子桯杌而自危小人扇揺而伺隙欲節用而或嫌其流於儉陋欲懲惡而或謂其戾於寛仁凡此等類不止一端自更化以來所以無一事之可立無一弊之可革者實由於斯臣所謂國論之未定者此也主威者所以厲風俗方今百度積弛萬事交蠧上輕於出令而羣議之易揺下輕於玩令而人情之不肅王法屈於大臣之親故主柄移於政府之調停姑息

之政尚多苟䜣之習猶在將帥驕蹇而漸有難制之形士卒怨傲而常有易叛之勢脛大幾於腰尾大難於掉朝廷不尊威令不行未有甚於此時者如是且不可以控馭中國況能以制服域外乎則其所憂不惟在塞北而且在蕭墻矣臣所謂王威未振者此也人才者所以興起治功令權臣竊命三四十年擅勢利以消天下之氣節縱貪墨以昏天下之智能自古才難而加以挫辱沮喪是牛山之木牛羊斤斧之餘其有濯濯者幾希矣

方今多事沸集非才不濟衆弊坌積非才不除内脩外攘苦無任責之彦宵衣旰食常有乏使之憂凡叅錯於職位者惟以議論為事業以文移為紀綱上下相蒙習為苟且一旦有急則束手顧驚求其首公辦事以身徇國者無有也其將何以排國難何以寛主憂臣所謂人才之未作此也此三者實為當今大患亦在陛下主張之綱維之感召之而已臣願陛下清心寡慾兼聽博採與二三大臣講明可否利害之實而施行之審之於先

而斷之於後事毋輕發令毋輙變則國論定矣法天剛
健行以夬決彰善癉惡以植風聲信賞必罰以示懲勸
毋牽制於小恩毋輕褻於大柄則主威振矣人才之生
何世無之布於目前者雖未滿人意其沉於下僚隱於
山林者不乏也臣願陛下亟降手詔内而侍從臺諫卿
監郎官外而帥臣監司守倅令長各舉所知不限其數
以其才之所宜悉以上聞其餘職事官苟有欲薦士者
許其於廟堂入劄軍帥亦令舉將士陛下與二三大臣

擇其被薦之多者詳加搜訪而録用之其績效可稱者從而尊顯之必有自奮於功名者出為陛下用矣陛下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庶幾國論定而意向以一主威振而風俗以厲人才作而治功以興如是則雖敵國憑陵財用匱乏豈足為陛下憂哉臣不勝惓惓

清獻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七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俞成䲔

清獻集卷六

宋　杜範　撰

奏劄

邊事奏劄臺中上

臣竊謂存遠慮者其國安懐近憂者其國危至於玩目前之憂則國非其國矣自敵人南下蕩析數郡積骸千里今襄報雖寛而光圍已急勢廹蘄黄聲震江面可謂憂在目前或者曰春氣已深敵當自退又曰敵人已退

其搶攘於荆淮者皆其投拜户及德安叛卒爾此皆容悅幸安之論不足深信臣聞前歲敵人滅金之時追逐而南自汴京而應天自應天而蔡城皆盛暑之月荆淮風土與中原亦無甚異是殆未可以畏暑而幸旦夕之安也所謂投拜户及德安叛卒今為敵用與敵等耳敵雖退不過宿師近地以為之聲援其衝突之計意實叵測又況秋高馬肥屈指數月去歲之春亦嘗憂及此矣茍且因循守禦無備一旦寇至束手驚惶今若幸其茍

安虛過日月則蜀漢荊淮莫非創殘之地邊塵一警望
風驚遁設不幸有一騎浮江而南陛下能晏然玉食於
九重之內與京城百姓相安於無事否乎靖康之初金
人三月退師九月復至臣子所不忍言其覆轍可鑒也
臣每念及此不遑寧居然熟觀今日之事上下宴安無
異平時至朝堂之上其所施行皆不切之細務其所關
報皆無益之文移方且志慮不孚猜防已甚遇風於同
舟而相救之不聞載車於絕險而將助之無有以至宏

建督府付以閫外之寄奏劾細事亦且稽於報行其何以使之作厲士氣責其禦侮之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視若此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赫然震怒汛掃舊習篤憂勤之念以身先之奮剛果之斷以身行之内而宫掖凡燕飲之娱匪頒之費外而親屬戚旅凡土木之侈錫賚之寵一切以義裁恩務從省節日與二三大臣侍從講讀之官討論守禦之急務使之同心體國併志合慮以求至當之說毋以私情而廢公議毋以小

忿而害大謀毋以議論而為事功毋飾具文以苟歲月亟降御筆勉諭督府使之統厲將帥以蔽遮江淮警飭邊臣使之嚴備要害以豫防衝突仍令條具當今所合改圖急切事宜畫一來上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毋或稽留昔范仲淹以參知政事使河東陝西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掌吏問之曰吾為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輙得今以執政而請報不逮何也曰吕夷簡為相特别置司專行鄜延事

故速而必得爾乞陛下明諭大臣以吕夷簡爲法其或有難從之請亦宜蚤與區處而速報之毋視爲泛常使之觖望而疑懈也臣激於憂愛之忠僭塵聖聰惟陛下裁之

貼黄

臣昨見前廬州駐劄御前強勇諸軍劄都統制司隨軍計議官陳正夫所上封事具言禦敵誅叛處降之策慮周而計密多有可采似非紙上浮言乞陛下諭

及大臣參酌其所陳下之督府取其可用者而亟施
行之必有可以為守禦之助

又貼黄

臣竊謂朝廷行計畝輸券之令實出於甚不得已令
内而卿監郎官外而守倅以上先行催納蓋以爵位
稍崇宜與國家同共休戚其他小户或可免輸以少
損咨怨但州縣奉行之吏不能敷廣德意乃一例拘
催甚而至以宣教承務學士立籍即非官户元不在

指揮之内者亦行摧擾大恣邀利則是朝廷出令初無益於秤提而徒為州縣貪吏賣弄乞取之資重民怨而傷國本為害非細臣愚欲乞聖慈亟令朝省嚴行禁約照元指揮先催卿監郎官守倅以上俟其催足申聞朝廷聽候行下其餘官户民户不問田之多寡並不許自擅催納妄有追擾如違許其經臺部越訴即時究實將官吏鐫罷決配施行庶以明朝廷不得已之意其於仁政實非小補

留徐殿院劄子　同吳察院上

臣等一介疎賤分察臺綱得與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同事自供職以來感激知遇知無不言所上奏章動關國體每蒙陛下曲賜優容臣等誓欲糜捐以圖稱塞今於二十九日忽聞御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臣等恍然莫測所謂豈因清叟近日三漸劄子言及貴近致激陛下之怒耶臣等竊見陛下自更政弦廣開言路凡言二邸言諸璫言及小人復用聯篇累牘語涉疎狂雖在小臣

靡不容受今清叟既居臺貳正色盡言是亦職分之宜不知其言之謭今陛下一旦出令俾遷他官此必有左右之臣懷讒挾私以此移主意而陷善良者奉常清管似不為小清叟得去亦所甘心然盛明之朝乃使直臣以言事去職不惟於臺綱有損播之天下亦恐於聖德有虧一舉兩失臣等深切惜之用敢援祖宗朝臺臣留御史例欲乞聖慈亟回成命仍令清叟赴臺供職足以彰陛下改過不吝之意若以臣等之言為僭欲乞併與

清吏俱黜庶幾不辱此臺有辭於世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三留徐殿院劄子

臣昨因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出臺事關國體遂同臣昌裔兩具奏陳乞留清叟令其赴臺供職未蒙施行臣竊念近與清叟昌裔一時被命並陞臺職相與感激恩遇以期無負於明時耳目之官遂不避怨仇合詞論奏大臣誤國之罪亟蒙聖旨宣諭清叟復於經筵面奉玉音

臣等恭承聖訓不敢再有陳奏臣獨思念祖宗時臺諫
論及大臣即無兩存之例抗章自劾至於再三陛下又
遣使諭止之臣進不得盡忠退不得去職泯泯默默羞
見搢紳兩旬於此矣今者清叟論三漸事此大臣畏之
而不敢言通天下知之而不能言者清叟明目張膽而
陛下言之此正臺諫職也雖傳聞或有失實語言或有
過當其於警戒自治之道實非小補臣聞清叟面奏時
陛下和顏受之略無忤容清叟以語同列謂聖德寬大

樂受逆耳之言若此未幾而遽奪其職此豈出於陛下本意是必有交鬬之讒以激陛下離間之怒而又欲歸過於陛下使有諱諫之名此臣所甚痛也臣嘗得其三漸奏稿讀之深服其有骨鯁敢言之氣方將以其所論詳加體訪繼以奏聞而清叟既因此罷職矣臣雖有忠藎之忱寧無顧慮之意使冒昧言之是重怒也循默而不言是失職也夙夜以思不遑寧處昔治平中呂誨等以濮議事出臺司馬光乞留之不果而求黜彭思永名

還不獲而求罷此祖宗時臺諫故事也臣敢援是仰瀆
天聽欲乞聖慈亟罷臣御史職事畀以叢祠使歸田里
庶幾全臣進退之義

論襄陽失守劄子 同吳察院上

臣等兩上章留徐清叟又各自疏乞畀叢祠一無報行
日切兢懼自合居家待罪不當復有所言然事關危急
存亡不容自默臣等每謂今日邊事蜀中之患不在敵
而在秦鞏淮襄之患不在敵而在北軍昨聞鞏州汪世

顯等已降於敵爲之引兵直窺階文則秦鞏之患已有證矣近者訪聞襄陽城中北軍爲變挾李伯淵以叛半殲南軍制師趙范狼狽出城僅以免雖傳聞未可盡信若其果爾則是北軍之患又有證矣竊惟襄陽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古人以爲國之西門又謂天下喉襟若爲寇盜據其門戶扼其喉襟則吳蜀中斷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湖湘若得舟而下直可以擣江浙形勢順便其來莫禦萬一有此則人心動揺望風奔潰雖有智勇將

馬用之況自去年以來郭勝叛於唐范用吉叛於均尚全等克敵軍叛於德安皆以北軍相率叛去今李伯淵素號膽勇為三軍所推又遂人往來江淅稔知地利若群雄並嘯四叛連衡守我城池據我糧食則其謀深計狡將不止抄掠邊疆而已加以敵騎往來不常比華為之嚮道則憂在社稷恐有不忍言者昔宣和間黼貫開邊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招雲朔漢兒以為一軍謂之義勝厥後金人南牧二軍首叛以降遂道金人儆擾

中土時宦官尚閟其事不以上聞竟成靖康之禍臣等讀國史至此不勝痛之今日之事雖未遽至是其危證亂階亦已畢露不知陛下亦嘗憂及此乎大臣亦嘗以此告陛下乎臣等忝在言責得之風聞若不亟為陛下言之何以自解不忠之罪用敢不識忌諱冒犯奏陳欲望陛下明諭大臣亟思所以靖難保邦之計若趙范果已離襄急令收聚諸郡餘兵固守江陵以為上流捍蔽鄂渚與江陵相近陛下已嘗命帥而尚未亟行宜申命

督促疾馳以往如其方命乞改畀有威望忠略之人以鎮武昌與江陵犄角乞行下淮西帥尤須疾速嚴作隄備所有淮東之地亦多北軍雖聞分戍新復州軍然恐聞風相挻而動亦乞下趙葵急作措置毋使噬臍區處既定則守江之策尤不可緩乞專以責之陳韡如戰艦軍糧防江民兵等宜日下辦集以防不測其他所合思慮預防之事悉自廟堂同心區畫不可循習故態茍安目前不可畏避張皇漫為覆蓋日夕憂懼惟恐禍至無

日庶幾可以扶顛持危而不至淪胥以敗臣等不勝憂

愛懇切之至

貼黄

臣等昨與清曳以開邊誤國論及首相又因發下條

具邊防事宜見其所具多有疎略已同諫官疏其不

可行者以復廟堂但知控竭愚忠不知觸忤時忌今

外有虎視之狂敵内有鴟張之叛兵國勢凛凛危於

綴旒大臣於此不能憂邊思職爲君父計而乃惟事

猜防虛擲歲月甚可憂也淸曳既已出臺臣等自難
安職惟君臣義重冒言及此又將不免廟堂之疑欲
乞陛下以社稷大計爲重毋以人情牽制爲拘若謂
臣之言可采即乞檢照前奏亟賜睿斷施行若謂臣
等不能靜嘿安處即乞早賜罷黜或以與祠庶幾大
臣不以臣等多言爲慮專一爲陛下區處邊防臣等
雖歸田里實爲大幸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俾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存亡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臣伏覩今日事勢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敵今則不止敵矣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薦食千里為墟幸其畏暑而暫退正當改紀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變帥臣所恃以為腹心者忽反戈而為仇陛下所恃以為干城者乃棄甲而遠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況藩籬失守廹近風寒其

何以折姦宄之衝其何以壯上流之勢萬一有奪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有不勝諱之憂臣聞之經筵講讀之官謂陛下憂見顏色想夫日不暇食夜不甘寢思祖宗付託之重念天命保守之難凛凛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中興側身修行百姓見憂是以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陛下獨憔勞於聖慮而未形於設施惟顰蹙於聖容而莫聞於政事且宫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文移苟且因循以玩歲月殆與安居

閒暇之時無以異是陛下之憂雖同於周之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於周之天下也非惟百姓未之見而臣亦且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喜而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可用繼體守文之調度昔靖康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體守文之君恭己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此誠論治

之格言實爲極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陛下神聖之萬一竊意當興衰撥亂之時而尚仍繼體守文之舊恭己之有餘而英哲不足也故威斷失於優游權綱紊於姑息聰明惑於牽制政事蠧於美觀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爲濫恩不切之舉廟謨尚緩於邊陲廷號先及於肺腑閭巷之人亦相與竊訝之而大臣方且爲固位持禄之計孰與任社稷存亡之憂且其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惡直之實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爲私之情一身之廉不

足以益一家之貪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幾於具
位視顛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一令立一事漫無
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
乃滅裂而遣之其終也糢糊而罷之徒有邱山之費
曾無錙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是而繼體守文
猶且不可尚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邊臣之撫養
壯軍殆如驕子不為不厚矣竊料今日之叛不生於怨
而生於易彼誠見夫朝廷之秕政姧令不足以服人邊

陲之庸將弱卒不足以捍敵故易心一生而叛心四起況其徒實繁散處淮襄千里之地襄已叛離則其他之在諸郡者寧免疑貳其變殆未已也譬之久敝之屋棟宇撓傾牖壁頹圮日懼覆壓而徒以幄帟障飾之其燕笑其下雖甚愚者固亦為之寒心也豈若去幄帟之飾罷燕笑之歡而相與盡力為整葺支撑之計哉少康以一旅興夏田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為一旅一邑也亦多矣自古未有顛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亦

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力圖之而已臣願陛下布昭英哲之德盡破拘牽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總覈唐憲宗之剛明果斷以肅惰而革偷以黜浮而抑誕奬直臣以振紀綱節浮費以給財計用實才以集事功明諭二三大臣協一心以體國盡血誠以慮患圖社稷之大計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蠡種之治越王猛之治秦凡不急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悉從罷去毋牽於人情毋役於虛譽毋襲於具文使朝綱一新精采振發則

遠近改聽而姦宄革心此古人所謂折衝樽爼固有在於臨陣却敵之外者至於重江陵之鎮嚴沿江之防臣與昌裔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大措置當救焚拯溺之時而尚為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有憂百姓未之見者也昨有守臣名對其所論奏謂人主悔過則上天悔禍欲乞陛下痛自切責下罪己一詔臣愚謂此若儒生不切之迂談實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與陛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勸感之則興

以積數十年愁怨之情而重以累歲儆擾之變心已渙離動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於天下以求濟難之策以招遺逸之才必有三軍之感泣父老之思見可以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為陛下用者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願陛下以篤實惻怨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見憂而天下有復見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邊面事宜惟見根本之未强綱維之未舉而且有浸隳浸微

之勢不識忌諱罄竭誠悃為陛下言之倘察其微忠賜以采擇其於內修外攘之政不為無補冒犯天威不勝隕越惟聖明裁之

第二劄

臣竊謂御史之職不止按察又許言事自唐以至本朝雖有擅權之臣私意變易尋即復舊其官雖卑其職之要與拾遺補闕等臣以疎賤小臣冒當要職日夜思念惟欲以先朝臺諫所以事祖宗者事陛下雖至愚陋期

自勉竭嘗讀先朝名臣奏議臺諫論事必先體要彈劾必先貴近非徒立一身之名節蓋將以振朝廷之紀綱其職業在斯雖竄殛不悔故有論大臣而至八九疏者有留直臣而至十餘疏者有納勅復還而再論者有名至都堂宣諭而不從命者豈其好為紛爭而惡安靖甘於取禍而棄寵榮不近人情若此哉當時朝廷尊嚴姦諛畏讋史策書之光垂萬世臺諫之關於人國也如此殆非他官比也自權姦擅命數十年來穢濁風憲圮裂

紀綱至紹定極矣端平更化稍復振揚然舊染已深難於盡革雖無納簡聽命之風而簡亦不廢於往來間有直節敢言之氣而言終歸於調護臣向者已深為聖朝惜之不自意冒膺其職方開口而有言已轉喉而觸諱不能堅初志以求遂又復聞上命而輙止有負所學為親擢之羞忸怩於心跼蹐罔措近者徐清叟以言去職力辭新命襆被出關此數十年未見而士大夫多有訾其輕出者蓋習於近年脂韋之風而未聞古臺諫之體也

臣已與吳昌裔累疏留之未蒙報可義當與之俱出適董試事嚴滯留半月不獲嗣請已聞陛下宣召清叟委曲面諭清叟不獲已供常卿職矣自非聖明崇奬直臣以護國家元氣則一清叟之進退顧何足惜而乃上勞宸念勉留至此耶然臣聞蘇軾嘗言於哲宗朝謂臺諫論回何不當從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論鄭伯温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獲進職雖人臣廹於朝旨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

不細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策不為美事今清叟之除亦頗類此使清叟以罪去職則不當既去職而復得美遷使清叟以賢而遷則不當未及三月而遽奪其職所以人言未弭實緣上意未明今陛下委曲勉留且俾之經筵仍舊是陛下已除其無罪而欲進之矣始也雖以其言之過實而出臺終也倘以其言之忠直而俾復臺職則聖心豈不明白洞達聖德豈不日新又新漢高

帝剌印銷印無我之量何以過此若羈縻以虛名而濶略於實意徒使天下疑其諱過便私陛下亦何利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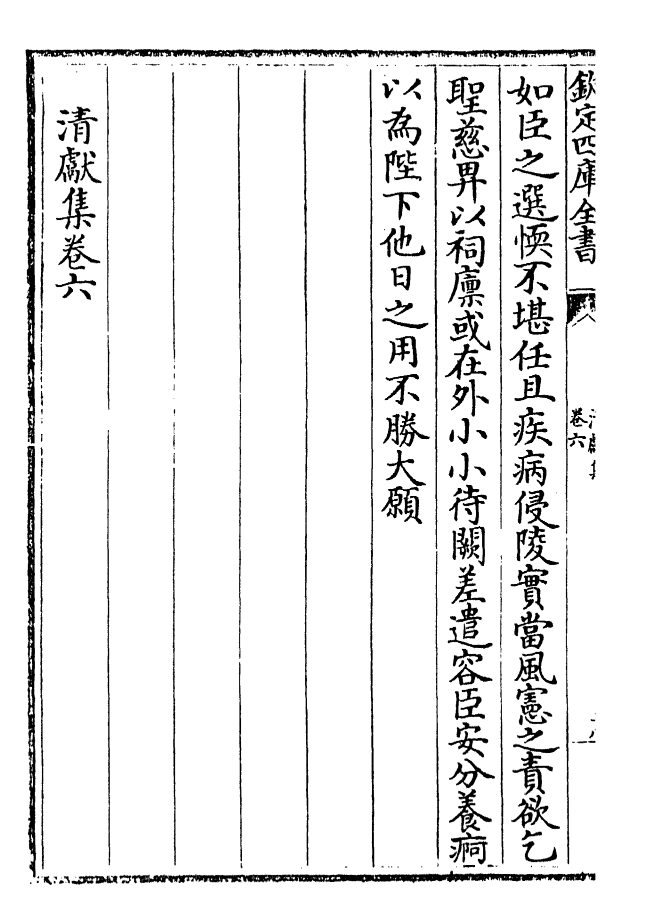
臣聞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其御史中丞闕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員呂誨已為治平羞之今中丞虛位不知幾年而臺臣闕長又已一月未聞除命僅有二御史豈不為端平之羞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還清臺職以昭示容直好諫之意仍多選勁正忠篤之士增御史員廣布耳目以共扶社稷式振紀綱

如臣之選愞不堪任且疾病侵陵實當風憲之責欲乞

聖慈畀以祠廩或在外小小待闕差遣容臣安分養痾

以爲陛下他日之用不勝大願

清獻集卷六



清獻集卷七

宋 杜範 撰

奏劄

乞招用邊頭土豪劄子臺中上

臣聞昔劉平言於仁宗之朝謂五代之時中國多事四方用兵惟制西戎以為得策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

之虞臣愚謂今日備邊之急務莫切於此自敵人南下破陷興沔蹂躪均房汛蕩棗隨攻掠光信二三千里之地晝無炊烟野多暴骨至敵人暫還而降卒繼叛襄城重鎮燬為焦土制閫重臣走同潰卒今近邊之郡皆謀内徙不待上命擅自離城則是沿邊藩籬蕩無障隔蘄黄荆南等數郡孤處江外一旦警急孰與死守天塹雖險曾何足恃國祚阽危所不忍言臣每思至此未甞不撫心而痛哭也臣聞樊城土豪劉廷美部轄在城軍馬

團結莊農隊伍措畫守備勦殺叛賊提孤軍以摧方張之勢出死力以障難守之城事亦偉矣五遣蠟書求援於帥臣趙范皆抑而不報范忌功之罪何可勝誅今廷美已能自達於朝廷則褒嘉之典應援之備不可使少有觖望以挫其勇心今畀以刺史之號恐徒借虛名未足以覊縻之也臣竊意邊頭土豪如廷美輩尚多有之彼其習兵戈之事深為鄉井之謀孰不願借朝廷威令以立功名豈肯甘心投拜敵人以為魚肉今若責之逐

路帥臣乗機號名大為節制能撫定一邑者與之一邑保守一郡者與之一郡使之自食其租賦時給其粮糧列大屯於江面以應接之彼必能踴躍自奮以捍却外侮雖勁敵壓境且不足畏況叛卒偷生其何能為昔宗澤之守東京招降盜賊願為用者七十萬見抑於黄潛善竟以忠憤發疾而死為萬世痛恨矧沿邊土豪素號忠勇若能招集而善用之莫非良將勁卒與官軍之望風奔潰者相去萬萬或朝廷不行招集之令不思撫御

之宜則其遂處豪民自為屯守無所依附其勢必折而歸敵否則與叛卒合而為仇矣豈不甚可慮哉今因劉廷美之功而勸獎之以風厲其餘而生其氣勢則邊面保障可以成於呼吸間矣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而亟圖之行下帥臣悉為區處毋使措置失宜以成他日之悔臣不勝拳拳臣竊聞沿邊守帥當此邊塵少靜不思備禦之良圖乃為脫免之巧計有行賂而獲名者有託辭而求去者平時則享厚祿緩急則為身謀朝廷

若惟狥人情曲從其請去者既已得策而留者孰有固志更相倣傚必無能為陛下堅守而排難者臣愚欲陛下明示大臣以邊任至重不宜輕動如有輙求解罷者必察其人之能否其人不可用當聲其罪而竄之遠方毋止罷之以墮其計其人可用當勉而留之毋循其請以廢前功庶沿邊守帥各堅一心竭力捍禦而莫有顧私之意伏候勅旨

端平三年五月奏事

臣竊聞天下之患莫大於持一偏之見以幸一時之功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終者事之極也復者事之反也思其終則已盡矣而又思其復焉蓋人情多囿於期必之中而事變每出於意料之外思其得不思其失思其利不思其害則為備不預患至莫禦行之一身尚且不可而況為天下國家者耶譬之善奕者一舉棋而終局之勝敗已瞭然於胸中葢其反覆思慮知己而復知彼也曩者邊臣邀功生事經營河洛

以至一敗塗地此其不思復之禍蓋不可追悔矣謀國
者懲創前失圖靖邦家優顯職以出臺臣起私人以寄
國事誠豈得已夫中國和戎治世所有雖漢文之盛猶
且屈意爲之況今日之財不足於用而兵不足於戰耶
正不必陽諱其說陰主其謀徒取掩耳盜鈴之譏也然
臣竊聞之先爲不可勝而後可以言和有備無患而後
可以言和紀綱修明將士戮力而後可以言和糗糧充
積罷甲精強而後可以言和使今之議和如魏絳所謂

邊鄙不聳師徒不勤豈不甚幸然反其事而思之萬一如遼之求和於金金之求和於敵厥鑒昭昭悔其可追且靖康之禍百年之痛未瘳也夫和之為義春秋謂之成以其兩不相加而彼此利於息民耳倘以勢窮力弱卑辭求和以偷旦夕之安則與投拜何以異彼方恃其無敵之勢以陵我我以卑屈之禮而有求焉則彼之索愈高而我之應愈難力不暇應將有不可勝諱之憂矣且聞間諜之報降卒之供與夫逃歸之言皆謂敵人不

歸草地分駐河南造艦治兵期以八月大舉南下今上下宴安無異平時以言其紀綱則未見其修明也以言其將士則未見其戮力也以言其糗糧則未見其充積也以言其器甲則未見其精强也荆襄不聞經理之方江淮不聞守禦之計敗證悉見何以為不可勝之形縛手無策何以為有備無患之術臣未知其何所恃而和也竊料謀國者不過以史嵩之孟珙曽與布展交通甚密使之議和必無不可議之可也必之其可乎曩者不

思其復倚范葵以攻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
安以趨於危今若又不思其復倚一嵩之以和而不知
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危而趨於亡矣豈不甚可懼
哉臣一介腐儒不曉邊事採之公論不敢不言欲望陛
下與二三大臣思終思復計安計危毋循偏見毋求幸
功如極邊土豪當乘機而號名已破州郡當乘時而經
理團結戰艦招集水軍不可以文移而爲實數江面置
屯諸州和糴不可以因循而致後時凡固圉之計委之

邊臣各令任責必加精覈以行誅賞使和議幸而集則內外相安不集亦可以無恐天下之勢常如泰山之安而黠敵之強不足畏矣臣不勝惓惓

第二劄

右臣竊惟今日之民病極矣近㕑畝榷楮方以無益而寢其令科擾甫停人情稍息而綢絹之事又聞以白劄之請行下州縣盡令本色輸納且云鬻其給用之餘以為生財之助以臣觀之決無益於國計適重為民害耳

古者之定邦賦隨其土地所宜而今紬賦之絹非必其盡出於蠶桑之處也於是往歲縣官有許從折納之令正不欲以其所無責之民耳今乃一切令以本色輸納彼蠶桑之鄉以其所有輸之未害也而非其所出者安所趣辦必將倍價市之他郡而惟恐納之不中度也且細民微産絹以寸計非合數十百戶不足以成鈔州縣汙吏重為邀索騷擾萬端或又因民之所不便多折價錢而別市輕薄以塞紬賦比及官賣反未必如折納之

價虛為紛紛貽害百姓而於國計初無涓埃之益也竊聞每歲中如此白劄之請往往多有之州郡難於催理以劄公懇以賄私囑省部胥吏率以是為利朝廷不得不從其請而折納固自若也國家將何便於此臣愚欲乞聖慈明諭大臣行下諸路州郡檢照遞年常例應非蠶桑出產之地許從以錢折納庶不重為民病天下幸甚

論重臺職劄子

臣一介猥陋誤蒙親擢處以臺職强顔秖命七閱月矣力小任重災釁隨之累疏丐祠求之愈力而聖恩未俞戒之愈嚴臣懼瀆天威扶疾就職竊伏自念臣之不足比數而陛下所以勉留至此者豈非以臺諫進退關係國體故不以人微而輙去之耶臣近者恭聞陛下諭宰臣曰徐清叟方去國杜範又豈容輕去堯言一布人心胥悅咸謂陛下重言責以扶朝綱開公論以護國脉者其聖慮至深遠也臣不佞抑有欵焉夫臺諫亦朝廷一

官耳所以獨重於他官者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孟軻有言曰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法家拂士今之臺諫是也凡君德之過愆朝政之差繆廟堂之壅蔽臣工之邪慝人所不敢言者臺諫皆得以敷陳而劾奏之是以朝綱振舉國勢尊嚴姦人歛手而畏憚遠夷聞風而讋服此臺諫之所以為重也故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得李勉而朝廷始尊非以其人也以其言也非以其言也以行其言者也臣學識淺滯不足以明當世之故受命以

來勉自罄竭凡所奏陳皆采之公議不敢一毫有負於
陛下方入臺之初未暇他及首言回護調停之弊然奏
墨未乾而舊弊滋甚緩彈章而未報以丐祠而先行方
劾去之未幾而除用之已竣事有掣肘則委曲調護言
有違忤則節去全文臺諫不敢避怨而大臣乃因以市
恩嘗以臣昨所論奏而熟計之所上便宜皆成空言所
有彈劾多已擢用論何炳而見疑於大臣論衞樸趙汝
捍而具文於鐫降論趙澧夫喬幼聞而獨畀以祠廩論

史宅之而不改於予郡若合臺所奏者又視之若無有矣使微臣内愧而蓄縮姦黨旁睨而嗤侮若是則風采日鑠已不足取重於人果亦何益於國體而陛下重於去之若此也如臣清叟所陳三漸皆憂國之至論但聞陛下深惜其去不聞陛下深信其言使陛下思其所言三漸者折其芽於未長撲其燄於未熾遏其端於未成雖清叟已去班行猶侍黼扆儻陛下溺於親愛之情而長其驕狃於狎暱之素而熾其姦玩於窺伺之謀而成

其計雖百清叟曰侍清光亦復何益臣固疑陛下之所以重臺諫者名也非實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於飾虛名而廢實用爲苟道以事美觀紀綱所以不立政事所以益蠹風俗所以日壞者皆由於此矧邇日以來天文屢變人心益危已廹防秋之期茫無固圉之備危亡之勢憂在旦夕近史嵩之申上擒獲敵兵劉馬兒所供敵人已擺布兵馬分路入寇約以七八月會合於大江不知大臣亦甞奏聞而與陛下憂及此乎聞之人言謂宮

庭之間土木之費未戢燕飲之樂猶故而大臣又不能
盡血誠以慮國惟植己私而異心今何等時而上下玩
易若此惟有公議一髮僅存而陛下徒以臺諫之虛名
而牽制强留之使之不得其言又不得去意氣消沮名
節頓喪臣竊凜凜自懼又竊為陛下憂之也臣愚欲望
聖朝推重臺諫之心而求其重臺諫之實植直言之氣
培護公議之脉以振朝綱以定國是或其言不合事宜
徒忤上聽即乞聲其罪而斥之或因其請而從之雖祖

宗盛時蓋亦若此庶使是非別白意向昭明毋徒畏其
去臺諫之名而曰姑留之而已臣不勝大願

貼黄

臣近聞吳淵團結鹽軍與之旗牓以備緩急點集之
用其意則善其謀則踈村落販賣私鹽者皆無賴姦
人其陵弱暴寡欺擾居民蓋其素行況官司借以聲
勢虎而翼之則公然抵賣以致奪攘殺掠此其必然
之理實跡皆已可驗豈容飾有為無淵護短諱過不

卹人言幸而朝廷知之省劄行下使之區處閙已收上旗牓而使武人節幹湯昭遍歷地所放散鹽軍使之改業為農團結為土豪以備他日緩急此殆類兒戲此輩販鹽為業以贍口食一旦捨之其何以自存不過隨聲責狀以紿克昭而克昭又以紿淵耳所謂土豪為鹽軍猶故也官司團結此輩初無所利但利依憑官勢以擾平民或有交爭必自總所追逮遠者數百里近者亦不下數百里道路之齎糧官司之費

用窮閻小民何從辨此幸而得直尚可以伸一時之
寃不幸受抑而歸豈不益長凶人之計或有不勝其
忿鬱嘯呼而起如三衢之變又豈不重為朝廷之憂
臣愚欲乞明諭大臣劄下浙西監司行下諸州縣鎮
或有鹽軍與百姓作閙仰即就地所合屬官司陳理
即追上究見曲直事情申本州及監司從條斷治使
總所自行團結為實效不得干與人戶交爭詞訴以
致追擾或所屬理斷有失其平即仰依條經次第官

司陳理庶幾百姓不至被擾無所告訴而可以潛消其不平之氣此於思患豫防之道亦非小補

太常少卿轉對劄子

臣戇拙不才用過其分冒處臺職無補涓埃陛下未忍即加之罪而擢貳奉常祗服恩榮惕焉內懼適當轉對竊有向之所欲言而未盡者敢為陛下言之臣嘗讀抑之詩曰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此古人內修外攘之政也夫當中國不

競四夷交侵則謹飭武備以捍外侮誠不可緩若使廷
内未加灑掃之功紀綱不明表儀不正雖士馬强壯兵
革犀利蠻方未易遏也而況兵力素弱事力日困之時
耶茍卿所謂堂上不糞郊草不瞻曠芸内治之急蓋有
甚於外攘者臣竊謂天下之勢如人之疾病外證雖甚
危使其病不在心腹猶可為也今日之病在心腹矣謂
心腹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一門者今分
裂四出矣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而不可數計

矣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痴共為姦利名位已隆
者賈左右之譽以為固寵之圖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
求以為進身之計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
刺朝廷厚賜不優於行伍而以交通勢要飾子女之麗
以阿好獻珠玉之珍以取憐撥支軍旅之費大糜國帑
盡歸承受之手分賄權門窠局已成而公為市易肘腋
既掣而易於取攜以致貿亂是非顛倒賞罰敗壞紀綱
慢褻威令使股幾於如腰臂難以運指罪貶者拒命而

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此方憂戚國之禍彼乃貪拓地之功下制其權上縱其欺提援兵者名亂而肆掠當重寄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近而鹽軍群聚剽刼蕩無治紀動成亂階此皆廷内不足為民章以至此也雖使四方無虞邊塵不聳猶恐浸成魚爛之勢況敵情叵測人心不固必將卒有瓦解之憂此道國之所共知而迷於利害之間者未必盡知也臣愚欲望陛下念投艱之危存履薄之懼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

主權毋以小恩廢大義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外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親親以禮不使近屬得以招權與政如是則陛下之廷內灑掃矣明諭大臣盡血誠以思孔聖持危之言室私徑以嚴姚崇寡謹之戒清中書之務以凝志慮省堂除之闕以歸銓曹塞姦邪之路以安善類如是則陛下之廷內益灑掃矣君臣同德廟堂協恭一以社稷存亡為憂而思所以濟難保邦之計一念所形天心昭格人心

丕變上有肅清之象下無弛慢之形國政軍政皆可以次第而舉內患外患皆有所恃而不足慮則天下未有不可為者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

竊聞近者聖躬少愆常御罷朝浹旬小大之臣咸懷憂懼昨延和殿召見陛下聖德所以係屬人心若此臣聞之近臣謂陛下閔雨過於憂勞動傷血氣而或者之疑則以為宮中宴樂之過也夫以陛下屬艱虞

之時重宵旰之慮尚安有此而所以啟人之疑者抑亦豈無其自哉臣聞仁祖朝蘇轍以賢良對策謂三代之衰漢唐之季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荒淫以至於亂而近歲以來掖庭千數飲樂失節内將為蠱惑之所汚以傷和伐性外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試於清閒之時上思宗社之可憂内思疾疢之可惡下思億兆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陛下憂未足以為陛下樂也臣讀至此未嘗不深

有感焉及觀仁祖嘗聞諫臣之一言斥遣戚色於方進之時畧無留難則知所以享四十二年承平之治者非偶然也況當今國本未建邊患方深中外凜凜未知攸濟如其戰兢危懼洊刷奮勵日圖所以救亂之策猶恐弗給萬一有如或者之疑蹈蘇轍之憂其如宗廟社稷何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惟陛下深留聖慮無忽臣不勝惓惓

上邊面事宜

範於今月二十日準御史臺關報備準朝省指揮令近臣條上邊面事宜申尚書省範一介書生素不諳邊面事宜今據己見條具畫一于後

一目今敵兵搶攘深入吾境自固始一破散兵攻攘此不過使我師自備之不暇我若隨其所攻而救之則力分勢弱何以為要害之防不若使諸郡各自堅守令淮東及沿江二帥選良將精兵會合淮西兵屯聚於蘄黃間要害之地以備其不測窺江

之計來則與戰去則不可深逐以墮其姦謀仍精
閒諜體探敵人重兵所在嚴為之防然非事權統
一則彼此異心亦難倚仗須令沿江帥臣兼江淮
制置大使以重其權庶體統歸一可以運掉
一當今最是防江為急宜行下沿江帥臣急作措置
聞大江之可渡者不止一處江面守臣不可不得
人其不足用者亟去之令沿江帥臣條上防江事
宜一面便宜從事毋為具文牽制以貽大悔

一聞江陵單弱事勢甚危萬一失守其所關利害不少宜行下淮西帥急調兵應援嚴為固守之計併行下湖北州郡有兵可調有糧可撥者悉力助之以生其氣勢

一聞邊頭義甲土豪或為敵人迫逐奔逌流移或為淮西清野無地居止或為調發遠戍中道散逸此輩素勇於戰鬬非官兵比既無所倚靠若不為盜賊必相率從敵反為向導宜急降黄榜招降遇有

智畧熟於邊事之人付以事權委其嗢集彼必欣然來歸撫而用之必得其力聞王好生頗有謀畧可用淮人亦服其名

一王檝見留黄州聞有國書欲議和好此其真偽皆未可知然朝廷亦不可不急與之區處範謂納之固不可拒之亦不可宜令淮西帥臣諭以彼國遣使議和何故又遣兵攻擾兵既未退難以具申朝廷若委欲議和即請遣頭目人回稟彼國太師盡

欽諸處兵馬却容申上朝廷差官迎接奉使到京商量和議看王檝辭氣如何料之必不從此說即將一行人發過江南僻遠州郡分散牢固拘管仍將一二以下人解上朝廷送獄根究便見情偽分

明

一聞淮西帥臣申上敵人欲攻淮東此亦不可不防今敵兵於淮西諸郡獨不攻齊安而散擾光廬蘄舒等處其奸計叵測恐孟珙必預聞其謀宜劄下

淮東帥臣急作防備併令沿江制帥相為犄角仍行下鎮江嚴急為防江之計且令吳侍郎在任措置已差下人別與州郡差遣

清獻集卷七